

世界文学名著

環

環

辛夷底廣漠的田野，在酷熱的夏陽之下，彷彿更大了，因為暗黛的雲煙蒙住了遠山。一切在這午後的炎熱中是平靜的，從那低沈而稀薄的雲煙後注視着，遠遠的，遠遠的石山更青蒼了。彷彿，這全個地方是在繁華的夏天的沈睡中，也像在劇戰與行俠後而休息了。

在那田野底盡頭，有一條小河安靜地延綿着，強烈的太陽，用自己底光線透射它，從它吸起青色的煙霧，它是叫做柴汀那，它給這名字於那（遼遠而廣大，圍着它自己的）全部的遼闊的地方。在那田野的近傍，村聯莊，山聯峯，堡聯堡，結末是韓村與契的羅克村，有大橋在中間聯着——在它們下面是倍格羅克村，緊貼在卡迪牙底山巔畔，村裏有個圯毀了的赫仁堡，更下是奧特西村，

有亞灑泉在中央。

如此等等在這塊空曠的區域裏。

當你凝想着那些名字時，你似乎聽見『霍特夷奧』（註一）底聲音，這種聲音以前曾在那些山中間回響，而在廣遼的田野裏消失。

假使你聽得那羣山中底悠長的英雄的歌——這歌使人憶想到監獄與镣鎖，鮮血與匕首，——看見那在山峯間走着的強壯的青年，帶着光輝的銀板與有大買司寇鋼做的銃管的長鎗，你就感覺到魔術的與英雄的東方似在目前。

果然就是連現在那些柴汀那人也還不想如何平靜地生活，但是他們終於平靜地生活着，因為他們該得如此，而也因為已沒有什麼他們可以之一戰的人了。

土耳其人在久遠之前已早跑走了，但是以前在他們底心裏還燃燒着對於戰爭與光榮，豪強與復讎的羨慕。這羨慕心折磨着他們，在任何事件上引誘他們，這些事件在從沒有土耳其人的地方底人是不名之為『英雄氣概』的。

雖然那地方在這夏天的驕陽底淫威下彷彿是平靜的慵睡的，但它卻像戰爭與行俠後而休憩着。

那一年剛滿一百六十年，自從柴汀那人逐出土耳其人，那是一次最後的大戰爭，因為較小的在後面還時常碰到。後來，柴汀那人僅擴展了一天行程的地方，離開那土耳其的疆界。

那次最大的戰爭是那麼可怕與奇怪，就是到現在人們還講着關係那次激戰的傳說咧：他們底聖母曾把『心痛』撒布於剛強的土耳其人底營帳中，把堡裏的劍威嚇那些土耳其人，並殺死了大隊的土耳其軍隊。也許人家時常講述這段傳說，因為沒有一個在柴汀那長大的人，他不知道那段傳說的。

但是更甚於這傳說的，人家每年舉行一次英雄的遊藝——環戲，柴汀那底榮光時代的回憶物。

每逢八月中的一天，那時候柴汀那底男子，穿了古英雄的光輝的服式，馳騁着寶馬，用鎗刺入鐵環中。但是參加賽跑與擲鎗的僅是些富有的城裏人與鄉村中的良家子弟，這些鄉村子弟城裏

的親戚願意借給他們以玩環的服裝與價值連城的寶馬底飾品的。

在這平坦的柴汀那田野良馬是極多的。這田野的最大部分是一些新鮮的草場，每屆炎夏有幾大羣的駿馬在這些場上牧放。活潑的青年也是多的，他們在這兒賽跑、跳浜、跳矮樹林，祇有這些馳越田野的青年們纔需要那種光輝的服式，俾使他們也能在環戲中現一現自己底英雄氣概。

那是如何的美麗喲，在那幾千個緊擠了看這種漂亮的賽跑的人們之前！

現在強烈的太陽曝熱了田野，空氣因了炙熱的地面底高熱而浮動在它底上面。從遠處看它上面似乎並沒有活的東西，但在柴汀那河與其支流底傍邊的柳樹底下，卻休息有馬夫與幾個牧女，在馬底傍邊，它們爲炎熱與早晨的驅馳所勞倦而躺着。那裏，在田野底盡頭的安泰草場上，有豹啼泉吼叫着，泉畔直豎着低的柳，高的白楊。在它們底昏暗的短短的蔭裏有三個倍格羅克村底牧馬人，等待晚涼，以備從新馳過草場，與美麗的牧女伴着回到他們底村裏去。

那三個青年全穿着純白的鬆了鈕的汗衫，藍的紗羅的襯褲，一塊躺着，談講到馬與草場，娛樂與姑娘，短刀與長鎗。他們長久地講下去，直到他們之中最年青的一個突的靜默了並開始向河凝

視的時候，河那兒這時有一個白色的東西在草裏露出來，並且行動着，有時在蔭裏，有時在太陽頭裏。

那是倍格羅克村底牧女們與洗衣女們，她們天天在約摸交午的時候，脫去衣服爲的在柴汀那河那幽幽處洗浴，這時，柴爾戈底因陽光而擠緊的眼瞳更掙大了，俾便更清楚地看那些美麗的牧女們在草際脫衣服。

柴爾戈是一個還帶孩子臉的青年，但身材是那樣強壯：別的青年們如跟他角力，祇要一點小手腳就沒有不跌出去的。他生有濃厚的金黃的頭髮，無鬚，一對光輝的大眼，長睫毛，豐滿的臂腕交錯在白皙而豐腴的胸上——那麼朝天躺着——他很像那種常常激怒她自己底愛人的固執的姑娘。

他底同伴是同樣的美麗與強健的青年一如他自己，但比較他略爲老一點。這三個是好朋友，在同一個村裏長大了的，還祇在孩子的時候，他們已一塊兒在這田野上跑來跑去，就是一個超出了別個，也沒有妬忌與爭吵。也許曾發生過孩子打架，但總是因了一點小事故，此種事故他們甚至

提起都不再提起它。

這午時的太陽炙熱了，弄疲了田野裏底一切活的東西，草場上由泥洞中蒸出惡氣窒息人。但那些活潑的青年們，並不感到疲倦與炎熱。他們幸福的滿足的笑，回憶着他們自己村裏底姑娘們，講述他們在前幾個娛人的晚上聽見過的或講過的那一切。

他們知道柴爾戈是迷戀於馬爾達——那個倍格羅克村裏最漂亮的姑娘，但他們並沒有當他的面提過她。他們也知道他僅是一個十八歲的人，而她卻大上兩歲，她要作他底妻子，那是不能夠的。還有柴爾戈底父親是一個『海圖格』（註二）而且是一個可怕的莽漢，馬爾達底母親是一個魔女，青年們不敢到她底屋門前，也不敢露在她底眼前。所以他們講起他倆底愛情來僅僅是說笑地的。

可是柴爾戈與馬爾達卻超乎說笑以上地相互愛着。

有一次柴爾戈游泳柴汀那河到馬爾達那裏去，差一點溺死了。馬爾達呢，時常快活地微笑，當她瞥見了柴爾戈的時候。

但有些人並不知道這些，有些人甚至不相信他們兩人避了衆人底眼線與竊聽而每天愈益熱烈地相互擁抱着。這夏天他們也相互擁抱於柴汀那河底許多打影的蔭下，——在那兒馬爾達等着他，在她洗了浴以後，而柴爾戈時常奇怪她是如何的香。

她芬芳了健康與青春。

在這段愛情裏並沒有卑鄙的事發生，他們祇是用無數的接吻來實現它。

爲此現在柴爾戈開始焦燥了，因爲他們底會面的時候已經臨近，他底心裏底希求馬爾達底親吻的願望逐漸長起來了。而更大的原因，因爲已是他不見她以來的第十天了，也因爲他預感到了馬爾達是有意在規避他，而他卻並不知道爲什麼。

猶里柴與迦萊躺在柳樹下仍繼續前話，甚至誰也沒有注意到柴爾戈底煩燥。

從他們躺着的那些柳樹下看那田野，祇有幾處地方爲樹列與霧光所屏障。從那裏人們不能夠看見什麼別的東西，而對於那些青年們，這田野就彷彿是全個世界，在這世界裏他們也就是那空間與平靜底主人。所以他們恰不想着什麼地，隨便講點什麼，以消磨那漫長的夏日。

是那樣的日子：最好是躺在豹晞泉畔，等待，直到太陽注完了它底炎熱在那一大片地上。隨後黃昏無論如何得來了，而牧女們又決不會在太陽未降落之前先走了的。

但是到（那剛在最發猛地蒸炙乾燥與龜裂的土地的太陽）下落時，還差得遠，很遠呢。

那些也是各式各樣躺了的馬，平靜地喘息着，但柴爾戈底『黑漢』卻並不那樣，它在柳樹間徘徊，從容地嘶鳴着，腳搔着地。

那只馬是奇怪的馬，並不比別的馬大多少，然而卻比柴汀那其他底馬大為美麗。這馬是柴爾戈底父親，當他尚為海圖格的時候，有一天昏暗的夜裏，把它引到家裏了的。它是黎芙奧的一個『勃育』（註三）底坐騎。這個勃育被他在潑羅洛格近傍殺死了的，後來，跟其他海圖格們瓜分了他底財物。

人家傳說那個勃育除了銀的軍器與金繡的衣服外，再有一千個金『杜楷特』（註四）但是海圖格拉希柴——就是柴爾戈底老子——更看中那黑漢。他就祇挑了這個黑漢給自己，別的一概留給了同夥，讓他們去分拆這些餘外的東西。

誰也沒有說過拉希柴幹壞了。可是人家卻也傳述說，那勃育臨死時曾對他說：『我的黑漢不搬幸福到你底家裏』。

它還是一匹年青的馬，瘦如女子，小頭細腳，別的一切也都極美麗：你即使對它看個一整天，也不會使你看厭。它黑亮如成熟的莓，捷如——天呀！它跑的時候，人家簡直不能看見它。一點兒草料够它消費了，可是它卻永不疲倦，即使你騎了他沒完沒結的一口氣跑上三天。

它祇喜歡清潔，好像它也懂怎麼它才美咧。它很贊成被人撫愛，除了開首，它還不能忘情於它自己底勃育的時候。可是不久它就習熟於柴爾戈與拉希柴底親熱了。他們不叫它黑漢，但叫它阿爾坡，這祇爲了愛它。他們實在沒有看見過，沒有聽見過別人也有與這相仿的馬。它是一隻狡猾的馬，那樣地警機：它甚至於知道它主人所想的念頭哩。要是你呼着它底名字，它立刻就走來了，或者假使你帶着駕馬具走它身邊去，它就伸出頭，張開嘴，還有百十樣別的優點，一時正也說不完。但是假使它突然看見了它未之前見的東西，或者聽見了某種異常的聲響，除了鎗的射擊，它就連駕具也要掙斷，並且你底眼睛也不再能追得上它。但它並不害怕鎗聲，祇搖搖耳朵，嘶鳴幾聲，以腳蹬地，

似乎它在戰爭之中。但它並沒有加入過戰爭，除了那一個黑夜，它底勃育被殺卻的時候，因為它底勃育是一個英雄。並不害怕什麼，直到他的心口中了海圖格底鎗彈。

這馬就是那樣子的，它繞着柴爾戈用它自己底細腳爬地，安靜地嘶鳴，知道它這午後又要跑過草場到柴汀那河底那隱曲處。現在柴爾戈瞥了他自己底阿爾坡一眼，希望馬爾達將等候他。

他平靜地立了起來，一把抓住了黑漢底頸毛，縱身上了滑背的阿爾坡沒有向迦萊與猶里柴說什麼，直到他走了的時候，也沒有開一聲口。阿爾坡祇低低地垂了頭，折着它自己底美麗而光輝的頸項，像一隻弓，開始驅馳過平坦的草場，跳着小而乾涸了的溝。發燥的草地依稀地發響，柴爾戈底白汗衫與金黃的長髮在夏午底滿光中回返出光彩來。

但片晌後柴爾戈扣住了他底在疾馳中的馬，開始慢慢地走了，因為有一種強烈的歡樂塞滿了他底心胸，他要唱歌了：

草與三葉草生長着，

除了那四隻小孔雀，

有三隻孔雀在它上面食草。

一個小姑娘看守着它們；

她穿着白色的汗衫

不是織的，不是紡的，

但是用金子鑄成的。

『柴爾戈唱着，他底歌聲消失在平坦的田野上了，彷彿那歌聲是從一塊極遠的地方飄來的』。
柴爾戈唱的不響，因為那是女娘底歌，不是英雄底歌。

當柴爾戈走到田野裏老遠的時候，猶里柴說了：

『盼黎契爲了參加環戲跟他們商量過想借黑漢一用』。

『盼黎契？哪個盼黎契？』迦萊說。

『馬二哥·盼黎契，你不認識他麼？他就是那個城裏的（老帶着「番蛇」，（註五）開店在禱所傍邊的）商人底外甥，但是柴爾戈不見得肯出借他自己底阿爾坡』。

『他是不错的，那些人在玩環時全不顧死活的折磨着坐騎。再者黑漢甚至還是強性子的，而且——』

『倒不是爲此，柴爾戈今年也想參加環戲哩。你瞧吧，既不是那樣的馬，也不是那樣的玩環人』。說着他們捉直了視線沿着炙熱了的田野望出去，似乎他們看見就在他們底面前馳過一列騎在駿捷的馬上的光輝的玩環人，而那些玩環人又似都用了夏陽底純光繡了的。

『什麼？』後來迦萊說道『柴爾戈從那裏去得到那環戲人底衣服呢？今年大概祇有三十左右的人跑了，因爲今年的玩環將與原來不同，自從它變了，「每個人祇穿他自己底衣服」』。

『噯，衣服對於他是很容易的。拉希柴難道沒有海圖格的錢麼？或者你沒有知道吧？拉希柴早已定購了需用的一切了，就是軍服、襯襖也早定了……一切都用乾金繡的，再美麗的是很少的了。馬鞍與馬韁他是從勃育那裏得着的，這你早已看見過，——我想，再不能有比這更好的馬衣的了。阿爾坡是黑的，披身的卻是純銀！不過衣服不是爲柴爾戈定的』。

『呃！這又來了！他不是爲柴爾戈定！難道他自己要用玩環人底衣服麼？』

『拉希柴定給他自己的！』

迦萊一點也不詫異。他知道拉希柴是一個老的海圖格軍官，勢力猶如國王，又爲負有盛譽的勇敢者。又富，又常常要人家把他說得更誇大點。

『那時再見吧，柴爾戈，環戲！——迦萊突然喊叫了，並坐了起來。——什麼東西拉希柴一記進了自己底腦袋裏，誰就莫再想把它拔出來。你續下去說，柴爾戈——』

『但是柴爾戈說他要一次一次的求，直到答允他賭跑，並給他衣服爲止；而衣服兩人是一樣式樣的——你沒有知道麼？……你昨天沒在馬太沙夫林裏——柴爾戈那樣講的……想想看吧：柴爾戈是十八歲，而拉希柴現在五十歲了……』

『那麼，他不肯放手麼？』

『不！』

兩人一同沈入沈思之中而靜嘿下來了。

柴爾戈已不再看得見，大概他早已沒入柴汀那河畔的柳樹與叢草之間了。太陽依然無休止

地燃燒着，而靜寂則彷彿比先前更甚了。

那光輝而廣大的田野暗下去了，蘇醒過來了。

西面的羣山開始伸展它們自己底影，越過廣大的田野，馬夫與牧女底聲音開始聽見了。有幾處地方，時而牛吼，時而馬嘶與腳聲，現在這一切全與愛歌、雄曲相混了。

在這太陽沒落之際，大地開始深長地呼吸了，微風也開始從東方嚙拂那曬熱了的區域。這區域，如一個被撫弄的處女，因了雲煙與西方的陽光發紅了。似彈刷了鮮血一般，地上彷彿抽出了紅花。

那偉大的田野，當馬蹄擊踏着它時，不斷地奇異地發出回響，宛如它因了那些土耳其的與柴汀那的騎者底折磨而在嘆息。

它發出回聲，因為某時這地方是一個大湖，但現在地殼與青草長沒了它。在它底下面現在還湧着無底的大水，因此在駿馬底蹄下反出回聲來了。柴汀那底小夥子並不害怕這些回聲，反而

有好多大隊的騎士，帶着絲織的旗子與邊鼓，顯現在他們底面前，當他們，閉着眼睛，開始唱那讚美那些在這兒馳騁過的隊伍的歌曲的時候。

就是那些牧女們底歌，也足威嚇那些一心一意想把她們搶跑了的人們。在她們底歌裏，也是英雄與武器的氣分遠過於關於青年與愛情。當聽着那回聲與那些歌曲，你不禁要說，這全部地方一躍而起，迅步到極遠的地方去參戰，爲的想卽在這同一的夜裏，追到那帶着賊物而逃了的敵人。

女。
那時候猶里柴與迦萊立起身來，而且騎馬走了，在老遠就張開眼睛搜尋着那些最可愛的牧

可是牧女們也已知知道那兒是她們底最親愛的青年們，她們趕了自己底牲口往那邊去。於是在田野的路上，現出一隻一隻走着的幾羣牛馬與臂連臂或擁抱着的成羣的男女，年紀小一點騎着跟在他們底後面。有幾個青年賭跑過草場，但對於他們一切牧女都是一般地親愛的。太陽愈漸漸沈下，草場上愈益無人了，祇在村莊下的野路上泥塵爲衆人底腳所絆起。

在十字路口他們再玩笑的站一會，隨後四散分走了，而且你叫我，我叫你的在笑聲與歌聲中透出來。一切全是姑娘與青年，年長的與小孩子祇有幾個吧了。但在村子裏，這一些人全算是小孩子，但見幾羣的孩童，很不容易把他們一個一個分別出來。

他們都長着白髮，穿着白的長汗褂，繫以紅帶，人家常常看見他們在岡巒之間，五六成羣的，手裏執着長鞭，赤頭，無所事事的走着，或者跟在牲口的後面。甚至在邱陵底巔上，有時人們也能看見他們渾身雪白的高高的現着在地平線上，猶如石膏的塑像。黃昏之前在那些山嶺之間也飄出叫聲。漫長的回響與年青的咽喉底歌聲，這些咽喉，當在峻峭的山坡上急奔時，是微顫着的。

過後那些聲音與男男女女底歌曲混雜了，與由田野回來的那些牛馬底吁聲混雜了——衆聲攪成一起，圍繞着野果樹與接骨木之間的白色村舍。

就在那樣夏天底傍晚時分，在倍格羅克村底下面，柴爾戈與馬爾達在她底屋門前分手了。他們底聚會與分別以前是常在那裏的，差不多次次一樣。

他們相互攙手，相互注視着各人底眼睛，而且回望一下，看有沒有人在近邊，那時他們相互的